

台灣六千人排字 場面壯觀 民眾震撼

(明慧記者黃宇生台灣報導)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六千多名法輪功學員聚集在台南市府大樓前的西拉雅廣場，集體煉功，排組出象徵「法輪大法洪傳 佛光普照」的壯觀圖形和文字，民眾震撼。

台灣法輪大法學會副理事長黃春梅女士表示，從二零零零年起，台灣法輪功學員每年都會舉辦排字活動，目前，全世界除了中國大陸外，台灣修煉法輪功的人數最多，人們通過修煉達到了身體健康和道德升華，他們以此方式向世人展現大法美好。

擔任排字圖像設計的吳清祥先生表示，他因修煉獲得身心健康，對人生不再困惑，因此對法輪大法非常感恩。法輪大法已經弘傳世界一百多個國家，受到普遍歡迎，他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真相並從中受益。

廣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黃南榮先生觀看法輪功學員排字時說：「法輪功對人類社會有莫大的貢獻，令人感佩。法輪功學員不喝酒不嫖不賭、不為名利，只為了做好人，在道德下滑的社會裡，更需要這樣的人。法輪功是中國未來的希望。」

大陸新娘張女士(化名)家鄉在四川，她表示，今天特地趕到現場，



就是要感受一下正的能量，她用「震撼人心」形容自己的感受。她表示，以前只知道中國大陸媒體的誣衊報導，但是先生的妹妹罹患重症，因為修煉大法而絕處逢生，這讓她識破中共的謊言，並在一個月前開始看法輪大法的講法錄像，之後她更加確認法輪大法是正的。她覺得：和家鄉的同

胞比起來，自己好幸運！

台南市議員李文正感慨法輪功學員的煉功場面盛大，他說：「非常感動，法輪大法團體是受到世界的認同與支持的。台南市政府和市議會全力支持法輪功。迫害太不可思議，對修煉團體迫害，中共會受到世界各國的譴責，會受到天譴的。」◇

瑞典政要媒體聚焦中共活摘器官

(明慧記者何平瑞典斯德哥爾摩報導)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，在瑞典議會召開了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惡的研討會。本次研討會是由十位瑞典議會不同黨派的議員共同發起的，涵蓋了執政聯盟與原反對黨聯盟的所有政黨。

會上，大衛·喬高簡單介紹了他與人權律師大衛·麥塔斯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，該報告引用了眾多實例，指證中國存在大量活摘器官的血腥事實。

研討會的當天，《瑞典日報》用



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·喬高發言

半版的篇幅發表了《在瑞典議會研討中國的器官販賣》一文。文章中說，中共當局近日宣布，將停止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。不過，根據「醫生反

對強摘器官國際組織」的指控，這是為了掩蓋發生在中國的「勞教所和軍隊醫院合作活摘器官」這一黑幕而釋放的「煙霧彈」。

文章指出：「活摘器官」是中共對法輪功修煉者迫害的驚人延續。

文章引述德國國際人權協會理事吳曼楊的介紹，在其他國家，一個(捐贈)器官的等待時間為數月甚至數年，而在中國，只需一至三週就可以完成器官匹配和移植手術，醫生反對強摘器官組織估計，在中國每年約有一萬例非法移植。◇

半生修道彷徨 一朝得法破迷

【明慧網】一九四零年，淑珍出生在北京近郊的一個修道世家，父親自她懂事起就教她打坐，教她為人要正直，要尊老愛幼，不殺生，不貪占，要說真話。

淑珍父母的家族都是當地的名門望族，樂善好施的父親家境富裕，但蹊蹺的是，在中共竊取政權的前三年，一場意外事件將其家產幾乎賠盡，這令父親在中共的政治運動中被定為「貧下中農」，躲過了迫害。

一九五七年，因被告密是「道首」，父親被中共「管制」了。那天下著傾盆大雨，淑珍見父親因不檢舉不牽連他人而被推在雨裡「反省」，淑珍跑回家報信，媽媽讓其不要驚慌，祈求上蒼護佑。後來父親安然而歸，而告密者則在眾人的唾棄中淒然離世，這讓淑珍看到：善惡有報，天理昭昭。

在那樣的高壓環境下，淑珍不能公開修道，但是她仍在暗地裡潛心苦修了五十年。

父親的告誡

淑珍一直學業優秀，畢業後在中科院院部工作，後來分管科技人員教育。在那裡，她遇到了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的楊禮方——後來成為了她的丈夫。

在胡耀邦代任中科院院長期間，楊禮方擔任其祕書，後來胡耀邦調回中央，要帶他一起走。淑珍堅決反對，她希望丈夫搞技術，不要從政。

「父親告誡千萬不要入黨，因為這黨不讓人有信仰，與神佛為敵，神的兒女決不能與它為伍；中共作惡多端，組織內的人早晚會為它陪葬。」

八十年代，中科院成立了很多公司，淑珍丈夫發起的國際光電公司在一九八七年與瑞士合作，丈夫作為中方首席



淑珍與先生楊禮方

代表赴瑞士工作。淑珍與丈夫在伯爾尼定居了。

病痛之苦

儘管淑珍潛心修道半個世紀，卻一直未脫病痛的折磨。多年來嚴重的結腸炎、胃痛、腹瀉令其痛苦不堪，在國內外八方求醫也不好使。

舊病未去又添新疾，肩周炎、腱鞘炎、動脈血管硬化、青光眼、骨質疏鬆致腳骨折、卵巢囊腫……兩次手術之後，淑珍的身體更虛，心臟憋堵，整天疲憊不堪，心情鬱悶，脾氣越來越壞，終日滿臉愁雲。「人說生活在瑞士，就像在天堂，而我卻為病痛磨得苦不堪言，常問上蒼何日撥雲見青天？」

峰迴路轉

一九九六年，淑珍與丈夫去香港時，得到了法輪大法著作《轉法輪》。可是，直到一九九七年七月，淑珍右腳骨折休假在家，她才開始拜讀。

淑珍一口氣把書讀完，被書中的法理深深震撼，她明白了人究竟為什麼活著，為什麼要做好人，怎樣按「真、善、忍」做好人。明白了一切疾病與不幸的根源，懂得了提高心性是提高層次的關鍵。

「這真是寶書啊！李洪志先生深入淺出地闡明了宇宙的真相，如撥雲見日，令我心敞亮。」

然而淑珍卻深陷矛盾的漩渦——法輪大法好，毋庸置疑，可她畢竟已修道五十年，實難取捨，就讓先生修吧。先生拜讀《轉法輪》之後，立即走入修煉。

抉擇

一九九八年九月，淑珍隨丈夫在日內瓦參加了瑞士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。「當李洪志大師一出現，我就深切感受到李大師絕非普通人。我為他講的法理深深折服，內心湧起修大法的真願。」

「開始修煉那天，我看到法輪在身體病處旋轉。幾天後開始吐瀉不止，我意識到這是淨化身體，也不驚慌。六天後，吐瀉停止，感到胃腹舒適而輕鬆。從此，以前不敢問津的冷飲能喝了，冰淇淋也敢吃

了。」

「我堅持讀《轉法輪》，在工作、生活中遇到矛盾，就以『真善忍』要求自己，心性在快速升華。」五十天之後，淑珍無病一身輕，性情也變得豁達開朗，愉悅祥和。

目睹這巨變，丈夫感嘆說：大法太偉大了！僅僅五十天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一個人。

淑珍夫婦以一首宋詞表達他們的感恩：

路漫漫，五十年，百病纏身功未圓，感慨萬萬千。

法昭昭，五十天，身輕百倍精神抖，神奇顯人間。

希望同胞有好的未來

淑珍的人生因得遇法輪大法而重現光明。然而這幸福寧靜的修煉生活卻被一場突如其來的迫害打破。

「我與丈夫當時在華人圈子裡知名度較高，中使館的人都認識我們，我們還為使館科技處推薦前沿科技人才回國交流，他們都說我們為國家做了很多好事，是愛國華僑。」

「其實法輪功修煉人很多都是各行各業的佼佼者，是公認的好人。然而一夜之間，中共顛倒黑白，將這個巨大的主流社會群體推到了對立面，恣意抹黑、迫害。」

從此，淑珍用自己的積蓄，每天耗時三個多小時往返於伯爾尼與琉森，在景區與中國遊客講真相，幫助同胞走出中共謊言的迷霧，為自己選擇一個好的未來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隨著法輪功學員們持之以恆地講真相，清醒的世人越來越多，有的遊客見到發資料，就問是法輪功的嗎？現在只有法輪功講真話，我們就想看他們的見解。明真相的中國遊客還說：堅持啊，你們一定會勝利！◇

在中國，一切與中共意識形態不同的事物，都可以被中共冠以「違法」，大肆打壓。法輪功講「真善忍」，中共信奉「假惡鬥」。越來越多的大陸律師發現：中共迫害法輪功，無任何法律依據；參與迫害的司法人員是在執法犯法。近年來，成千上萬的大陸民眾以簽名、按手印等方式支持法輪功學員。

簽名手印呈民意：無罪釋放法輪功學員

湖北江西百姓籲釋放戴美霞

2013年3月25日，湖北黃梅縣法院對戴美霞女士非法開庭，北京、廣州的兩位正義律師當庭做了無罪辯護，闡明《憲法》賦予公民信仰、言論自由，戴美霞信仰法輪功合法，要求無罪釋放。

庭審中，一法官昏迷倒地，法庭人員驚恐不已。然而黃梅縣法院仍誣判戴美霞五年。戴美霞上訴。

2013年7月，黃岡中級法院裁定黃梅縣法院程序違法，撤銷了對戴美霞的刑事判決，要縣法院「重新審理」。

戴美霞被非法關押在縣看守所已一年半。此前她被惡警劫持到「湖北省法制教育所（洗腦班）酷刑折磨88天。

戴美霞今年42歲，曾患多種疾病，修煉法輪功後康復。中共迫害法輪功後，她一家三口被迫到江西謀生。



滑連友。左圖為天津山東民眾的部分簽名。

江西373名民眾簽名、按手印，要求釋放戴美霞。

近日，600多位湖北、江西民眾簽名、按手印，要求立即無罪釋放戴美霞女士。這是繼半年前黃梅縣2000多位民眾簽名聲援戴美霞之後的再一次民意展現。

天津山東民眾聲援滑連友

近日，天津、山東兩地又有2903名民眾簽名，要求中共當局釋放滑連友。一對夫妻簽名後說：「我們知道法輪功是好人，共產黨太腐敗了。」

至2013年11月底，聯名營救滑連友的民眾達8048人。

滑連友，50歲，原任顯像管廠會計，忠厚善良，他按照「真善忍」要求自己，是周圍人公認的好人。滑連友堅持說真話，向周圍群眾講述法輪功真相，曾被中共非法判刑五年，在天津市第一監獄遭受折磨，2006年被釋放時已被迫害致精神異常。他堅持修煉法輪功，身體得以恢復。

2012年4月24日，滑連友在上班途中再遭綁架並被冤判7年，被監禁在臭名昭著的天津市港北監獄（現改名濱海監獄）。滑連友長期絕食抗議中共的無理關押和迫害。◇

曾是十歲小囚徒 李穎救母再遭綁架



李穎

【明慧網】她曾是十歲小「囚徒」，遭過洗腦、「熬鷹」酷刑的折磨；她曾是「養老院」裡的唯一兒童，不是被「養」，而是被監控，沒有自由；她曾有六位親人，五人被中共迫害致死，唯一的親人媽媽又被中共迫害致癱……北京市昌平區女孩李穎，為了營救母親陳淑蘭，被中共綁架，非法關押在朝陽區看守所。

李穎的媽媽陳淑蘭，2013年8月遭昌平區法院二次非法庭審。陳淑蘭被迫害致胸椎、腰椎兩處骨折，看守所不讓家屬和律師探視。李穎找律師堅持控告，才得以會見。此後，李穎遭

到綁架。據分析，這是北京市第二看守所因律師會見陳淑蘭，而對李穎進行的打擊報復之舉。11月6日，黎雄兵與董前勇兩位律師前去會見李穎時，被朝陽區看守所以各種理由阻撓。

李穎家的被迫害案例，被聯合國人權專員列為典型申訴案例。

李穎的大舅陳愛忠於2001年在唐山市荷花坑勞教所被摧殘致死；小姨陳洪平於2003年在高陽勞教所被中共惡警打斷雙腿迫害致死；二舅陳愛立於2004年在冀東監獄被迫害致死；姥姥王連榮、姥爺陳運川分別於2006年在流離失所中離世。

權威醫學雜誌：人死未必如燈滅

當代著名的研究瀕死體驗的學者、荷蘭醫生沛姆·凡·拉曼爾爵士，與他的同事對在1988-1992年間被成功搶救的334位突發性心肌梗塞患者進行了長達八年的追蹤式研究，發現人死後意識猶存。他的研究結果發表在2001年12月的國際權威學術期刊《柳葉刀》(THE LANCET)上，在學術界引起轟動。

在拉曼爾醫生的研究報告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病人的靈魂離體經歷。如果人的思維意識是由腦神經活動產生，那麼患者在臨床死亡的狀態下，如何能有獨立於身體並且清醒的意識活動呢？

例如一位44歲的患者，心臟病突發倒在一片草坪上，過路人看到後，叫來救護車送往醫院搶救。當時此人已被宣布臨床死亡，各個醫學指標顯示搶救過來的希望非常渺茫。但拉曼爾醫生還是「死馬當活馬醫」，持續給他做心臟起搏和人工呼吸。

拉曼爾醫生準備做人工呼吸時，發現患者口中有假牙，很礙事，便將假牙拿掉。經過一個半小時的搶救，患者終於有了心跳和血壓，但仍處於昏迷狀態。該患者清醒之後，一見到拉曼爾醫生便告訴他：知道自己的假牙在哪裡。拉曼爾醫生非常吃驚。該病人解釋道：「是呀，我被抬到醫院時，你就在那兒，把假牙從我嘴裏拿出，放在一輛小車上，車上有很多藥瓶，車下方有個抽屜，你就把假牙放在那個抽屜裡了。」

拉曼爾醫生驚訝萬分，因為他知道該患者當時處於深度昏迷狀態，應該不可能有任何大腦意識活動。



著名瀕死體驗科學家雷蒙·穆迪博士和麥維爾·莫爾斯博士收集了許多瀕死體驗案例，例如，一個病人心臟病發作，腦電圖和心電圖已成直線，醫務人員經過最後的搶救之後，宣布他已死亡。但是過了幾個小時，病人又活了過來，並可以絲毫不差地說出大夫們是如何搶救他的，以及病房外的走廊裡發生了什麼！

這些不可能是由於大腦內的化學反應造成的，因為這些事情是在大腦停止工作後發生的。對上述案例最合理的解釋，就是人的意識可以獨立於身體而存在。這樣看來，人死了也未必如燈滅。

生命奧祕無窮，絕非無神論所宣稱的「人死如燈滅、人生是單程票」那樣簡單機械。修煉界認為，肉身死亡後，人的神識仍然存在。如果是這樣，對於生命輪迴、善惡有報等說法，人們或許會有一個全新的認識。◇



智者的遠見

【明慧網】齊國國相孟嘗君門下有個食客名叫馮驩，他足智多謀，很有遠見，一次，孟嘗君派他到薛地收債。馮驩問：「收債之後需要買些什麼回來？」主人答：「你看我缺什麼就買什麼好了。」

到了薛地，馮驩見欠債者都是貧苦莊戶，立即以孟嘗君的名義宣布債款一筆勾銷，並將契約都燒掉了。

回來後，孟嘗君問馮驩買了什麼，馮驩說：「你的財寶應有盡有，我替你買了『仁義』回來。」孟嘗君聽後很生氣，但也只好如此。

後來，齊國國君廢除了孟嘗君的相位，他只好退居薛地生活。薛地百姓聽說孟嘗君來了，扶老攜幼走出數十里路去夾道歡迎。此時孟嘗君恍然大悟，明白了馮驩為他買的仁義價值所在，連連感謝馮驩。

一個智者，他知道天有不測風雲，

人有旦夕禍福，所以要利用手中的權財為自己留後路。在中國歷史上，馮驩這樣的智者燦若星辰，他們留下的故事對後世是很好的借鑒。

當今的中國社會，很多公檢法人員知道法輪功學員是好人，他們看到迫害法輪功的元凶被國外起訴，並被判有罪，看到大量的參與迫害的警察意外死亡。於是，他們這樣做：

——碰到舉報法輪功的，就做個樣子，把警笛打得響響的，出去轉一圈就回來；或者把法輪功學員抓到車上，過了幾條街就放了。

——有的法院的法官把法輪功的案子都弄成「取保候審」，有的「610」（專門迫害法輪功的機構）主任暗示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零口供，然後走個程序，把人放了。

這樣的人，很會幹「組織」交給的「工作」，不但給自己留了後路，

也給自己和家人積了很大的功德。

當然，也有被中共的洗腦和利益誘惑所愚的人。中央電視台原新聞中心評論部副主任陳虹，製作了「天安門自焚」這一假新聞，為中共迫害法輪功製造借口。2008年，47歲的陳虹因胃癌死亡，死前被折磨得死去活來，痛不欲生，自己哀求醫生不要搶救了，說多活一秒鐘都是煎熬。◇



CCTV 鏡頭顯示「天安門自焚」是中共導演的騙局，自焚女子劉春玲被當場滅口。

1、一手臂掄起，猛擊劉春玲的頭部。
2、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擊的方位，保持著一秒鐘前用力打擊的姿勢。